

## 混沌與突現在西門市場(紅樓)-城市不是一棵樹

### Chaos and Emergence at Xi Men (Red theatre)-A city is not a tree

張松田\*

賴世剛\*\*

Song-Tien Chang

Shih-Kung Lai

(論文修改紀錄)

文件收信日期 2007/10/09

第一次修改日期 2007/01/21

接受刊登日期 2008/02/29

「遠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

#### 摘要

在複雜科學中突現(湧現)是複雜系統的前沿，都市基本是一種突現現象，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以突現理論及城市不是一棵樹為理論基礎，來說明西門市場和紅樓個案在整修後再利用，並未達到理想甚而遭遺批評，尋求一解釋的方法。研究方法以歷史研究法為主，以時間發展為經，空間利用發展為緯，並輔以人文社會現象加以說明。

在文獻理論方面，先介紹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城市不是一棵樹〉(或譯城非樹)(1965)，然後介紹約翰·霍蘭教授的《突現》(Emergence)(1998)理論，它們都可歸屬於複雜科學理論之內。

本文的個案研究以西門市場(紅樓)在西門市場更新保存修護後，紅樓由民間的紙風車文教基金會負責經營，經營情況還算不錯，但西門市場由政府部門的市場管理處負責經營，但經營顯然並不理想，十字型市場已經停擺。

本文透過百年來的歷史回顧，認為西門市場(紅樓)出現兩次突現，一是1930年代；另外則是1960到1980年代。

關鍵字：突現、樹狀結構、半格子狀結構

\* 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研究生  
\*\* 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教授



## Abstract

The topic of the paper is emergence. It is a frontier and included in complexity science. Cities are emergent phenomenon. The paper uses emergence theory to explain the case study of Taipei. This case studies include the market of Xi men and Red theatre after preservation and regeneration. But the two cases faile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of this paper include history, space development, and human social phenomenon.

The research reviews first Christopher Alexander's "A city is not a tree" and John H. Holland's "Emergence—from chaos to order". They belong to complexity science.

This paper through hundred years reviews Xi men and Red theatre that had appeared emergent. The former occurred in 1930's, whereas the latter 1960's-1980's.

Keywords : Emergence, Tree structure, Semi-lattice structure



## 一、前言

「城市影響人，人也影響城市」，「建築影響人，人也影響建築」。如果從都市的機能來看，都市應是一個有機體，它並不是機械地加以規劃，只求外表的美觀、整齊就可以，這是過去都市規劃所忽視的。忽略了它內部有機體之間的互動關係，造成一大堆的問題，一個都市的發展和成長，隨時受都市中各個分子相互間的影響，在相互影響間會自我調適、自我組織形成一個有秩序的組織。或者說混沌中產生某種秩序。

都市是一個系統，而且是一個層層相套的系統。它是由政府政策、法律，都市規劃者，都市居民等交互作用所構成的整體，或者如閻文林區(Kevin Lynch)所說：城市是由通道、節點、地域、地標、邊緣等所構成的，僅管閻文林區在《都市意象》(1981)中指出：環境意象由三部分組成：個性、結構和意義。一個可加工的意象首先必具有事物的個性，與周圍事物有區別性和識別性。其次這意象必須包括物體與觀察者、物體與物體之間的空間或形態上(結構)的關聯。最後這個物體必須為觀察者提供使用上或情感上的意義。這種意象讓都市成為有機的、互動的關係。都市就像人體，人是生物中的一個子系統，人體內部又有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循環系統等生理系統以及認知、價值、人格等心理系統。系統與系統可能是並列並且交互作用的，也可能是層層相套相套的。

在十九世紀末清日政權交替，當時的台北有所謂三市街【9】，即艋舺(萬華)、大稻埕、台北城內三個區域，艋舺(萬華)、大稻埕漢人居住的區域(所謂雙核心)，是屬自然的都市，它們的發展靠的是自然的突現。

日人來台後軍政府官民首先以城內為主，後來來台淘金日本移民漸增，離西門街(衛陽路)西門(寶成門)外，便成為優先考慮地點。1896年已在新起街(劉銘傳時所建，連通西門街到艋舺之道路)建有最早的西式西門市場，後因火災乃在今原址建十字形和八角樓(1908年完工)的新西門市場；西門市場百年來歷經榮枯興衰，近年(2002年)整修後的再利

用各界也迭有警議。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以實現理論及城市不是一棵樹為理論基礎，來說明西門市場和紅樓在整修後再利用，並未達到理想甚至遭遭批評，尋求一解釋的方法。研究方法以歷史研究法為主，以時間發展為經，空間利用發展為緯，並輔以人文社會現象加以說明。

## 二、文獻與理論探討

本文先介紹混沌論，然後介紹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城市不是一棵樹〉(或譯〈域非樹〉)(1965)，最後介紹約翰·霍蘭(John H. Holland)教授的《突現》(Emergence)(1998)理論，它們都可歸屬於複雜科學理論之內。

### 2-1 老莊哲學與混沌(渾沌)論

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 「一個小小的初始條件的差異可以嚴重影響系統長期的大變化。」西方混沌(渾沌)論的主要概念有三個：

1、自我相似性 2、蝴蝶效應 3、自發的自我組織 從它們的特性來看是彼此相關的，蝴蝶效應往往是自我相似的；而自我組織也經常是對初始條件高度敏感的複雜系統。混沌論的科學家是對牛頓的科學傳統和其所代表的世界觀進行批評。

混沌論的科學家認為自然界是非線性的、不可預測的、非平衡的和非化約論的。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是最早把混沌論與道家思想結合的科學家，他在批評牛頓所代表的宇宙科學觀時特別強調新的科學觀，其所強調新的科學觀與老莊道家思想相契合，他【21】說：

「我相信我們正朝向一個新的綜合，一個新的自然主義，或許，我們可以結合西方強調實驗與量化的傳統，和中國古代中自發與自組織的世界觀的傳統。」

賴世剛也曾為文【13】：

「目前西方正流行的混沌理論與莊子的混沌說有相吻合之處。其他尚有關於非線性世界的論述，在老子的道德經中似乎也有提及。」

這個彼此會通的過程是西方當代科學以有機整體論來取代牛頓機械式的宇宙觀,以整體大於部分總合的非線性觀,來取代任何形式的化約論(reductionism);並且更重要的是從有機體內在的自然發生的秩序,來取代外在的製造者,或是來自有機體的內在必然的目的性[3]。

屈原天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遂古之初,上下未形」是描述太古時期的混沌狀態,所謂「混沌初開,乾坤始奠」(見明程登克《幼學瓊林》「混沌初開,乾坤始奠,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這與古希臘哲學家赫西奧德(Hesiod)所說「萬物之先為混沌」亦有不謀而合之同[17]。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老子 25 章)。這個先天地生的混成物,可以名之為混沌,它可以為天地母,既為天地母,自然是先天地生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 42 章)。這裡道就是混沌,是無也是 0 (而 0 不是空虛無物,它是數學上的自然數的 0),道生出一、二、三及萬物,而生就是實現,道生一就是混沌,生一或無生一,即 0 生 1,也就是「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老子 40 章)。莊子的主要觀點,在闡揚老子的中心思想:宇宙生成論(老子 25 章)和道生萬物論(老子 42 章)。

莊子的哲學基本上承繼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人法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觀點,但莊子對宇宙本體的邏輯論證與架構較老子綿密,並提出「宇宙」一詞的哲學界說。

從上述我們可以體會西方的新科學典範是朝向中國傳統道家的自然宇宙觀靠攏和看齊。

對道的原理作用和德性加以了解,會更使我們與西方的新科學典範相契合,也是東西方哲學殊途同歸、共燦蓮花的成果,原來學術也有自我相似性。

## 2-2 城市不是一棵樹

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城市不是一棵樹〉(A City is Not a Tree)(1965)〈城市不是一棵樹〉是其博士學位論文,僅從其標題看,就具有宣言性與挑戰性,「成為規劃與設計的經典之一,代表對人為的、偽科學的現代規劃、設計與工程案例中潛藏的樹狀結構的攻擊」[5]。亞氏把由歷史積澱而形成的城市稱為自然的城市,而將由設計者與城市規劃學者著意創造的城市,稱為人造城市。標題所說的樹並非常人所見的帶葉子的綠樹;而是指一種思維模式。而人造城市都被組織得像一棵樹一樣,而自然城市則以一種更為複雜、自然精細機能重疊的半格狀結構(semi-lattice)而發展延伸著。亞氏認為一個自然城市有著半格狀結構,可是人為的組織城市——人造城市卻被組織成一棵樹。

在考慮將一大堆小系統組成一個複雜的大系統時,半格狀結構和樹狀結構(見圖 1)都可以作為思考方式。但更普遍的是它們都是結構與集合的名稱。

1. 半格狀結構定理:其定理是這樣的,當僅存在交集的兩集合都屬於同一組時這一組集合會成為一個半格狀結構,而且兩集合共有的組成元素的集合也屬於這一組。

2. 樹狀結構定理:當僅一組集合中的任意兩個集合,其中一個集合被另一個集合完全包含,或者兩者完全不相交時 這樣一組集合成一棵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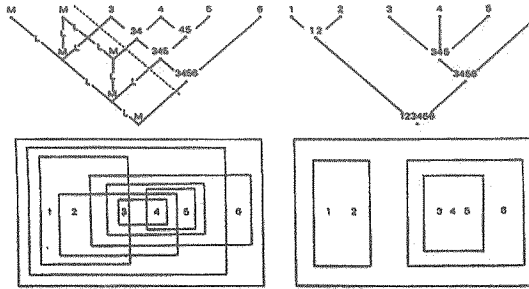
這兩者的區別不僅僅在是否存在相交。更重要的是半格狀結構可能比樹更為複雜、精細。只要我們有樹狀結構,就意味著在這結構中任何一個單位均不能與其他單位聯繫起來,除非總體上以那個單位為媒介。這有點像家庭中的成員不能自由的與家庭以外的人交朋友,除非以家庭這一整體去建立友誼。

當我們以樹狀結構做思考時,導致我們只用人道及以生機勃勃的城市的富饒去換取簡單的概念思考,只有讓設計者規劃者管理者和開發者受益。當一個城市的一角被撕下,一個 樹狀結構代替原有的半格狀結構時,這個城市會進一步走向瓦解。亞歷山大認為都市是遵照半格狀結構原則成長,且

規劃應認清這個原則並依此原則來提供適當的空間結構【4】。

亞歷山大在〈城市不是一棵樹〉一文中指出採用樹形結構(圖1)的居住區和城市具有極大的限制性,在這個結構之內,沒有一個單元和其他單元相

互連接,它「把城市的自然特性、合理性和必要的重合性給鎖死了」。這樣做的結果是導致社區性的喪失。走向生態與社區融合的居住區規劃將摒棄樹形結構理論,代之以網路聯繫。



資料來源: [22]

圖1 半格狀結構與樹狀系統—某些規劃的結構模式

若以真實性來看,半格狀結構的概念在自然城市 and 人造城市的演進中,較符合現實空間單元互動的特性。以都市為例一都市系統(如台北市),可細分為子系統(如東區和西區兩個都市中心),子系統又可再細分為次子系統(如西門町、士林、忠孝東路、信義區等商業中心)。各層次的子系統間以及不同層面的子系統間並非獨立而是依附著某種關係和作用力,如交通依次和功能的互動。這也可說明為何東區及西區兩個都市中心,並無所謂明顯的界線存在【11】。如果我們將城市組織成樹狀結構,我們的生活也將被切的支離破碎,西門町西門市場(紅樓劇場),在更新保存在再利用過程中變成樹狀結構,導致影響其發展?

### 2-3 突現理論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普利高津(I. Prigogine)、哈肯(H. Haken)等人在熱力學系統的背景,研究系統的自組織和演化,給系統論帶來了新的思路與方法【21】【15】。(一時間,“新三論”(相對論、量子力學、複雜科學)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複雜

系統(如社會、經濟、生態系統)的發展變化規律究竟是什麼?一直是我們冥思苦想、迫切希望得到啓發和回答的問題。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聖塔菲研究所(SFI) (Santa Fe institute)的工作很自然地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因為它強調把系統的元素看作是活的、有主動性的、具有適應能力的個體,這恰恰回答了上述問題。

1999年高德斯坦(Jeffrey Goldstein)【23】認為突現是指在複雜系統的自組織中湧現出新的一貫的結構類型和性質,相對於所出自的微觀水平的分量 and 過程,突現現象被定義為在宏觀水平上出現的現象。

約翰·霍蘭教授的《突現》(Emergence)進一步發展了複雜適應系統(CAS)(Complex adaptive systems)理論,先前則有《隱秩序》(Hidden Order)(1995)一書,就是在介紹CAS理論為主,本書是以受限生成過程(CGP)(Constrained generating procedures)為中心,介紹了SFI在研究複雜系統運動規律方面的最新進展。本書也是對突現現象進行深入探索的第一部著作。

突現的概念(即整體大於其各部分之和)簡單得令人驚訝,或者說「複雜創造簡單」,「簡單系統深藏著複雜行為,複雜系統則呈現單一準則。駕馭繁雜的原則放諸四海而皆準,完全獨立於各個系統的特殊細節。」[20]然而它在都市計畫、科學、商業以及藝術等諸多領域中都具有極深的寓意。《突現》書中,作者用深入淺出的描述向我們生動地闡明:突現的理論能夠預言許多複雜的行為,同時也給予我們關於生命、智慧和組織的很多啟示,亦即在許多組成分子中,在彼此相互作用後會產生突現,出現一個嶄新、獨特的性質,也打破了傳統的化約論[25]。

早期的系統科學突現不是研究的重點,如與當代複雜科學理論感興趣的複雜、非線性和非平衡系統比較,系統科學處理的是簡單、線性和平衡系統。突現至少要求系統有以下特徵:

1. 非線性:雖然早期系統研究者曾用正、負回饋環表達自然界一定程度的非線性特徵,但他們既沒有包括小原因大結果,也沒有對在突現現象中發現的非線性相互作用進行專門研究。
2. 自組織:雖然早期系統思想家偶爾使用這個術語,但主要是指系統的自律過程,在複雜科學理論中自組織是指複雜系統中的創造性、自生長與尋求適應的行為,突現現象是產生這種適應的行為。
3. 超平衡(非平衡或遠離平衡):早期的系統科學在探索系統最後的平衡感,而複雜科學感興趣的是推動突現所產生的超平衡感,突現現象產生的原因之一是遠離平衡條件所放大的偶發事件,這也是突現具有不可預測的關鍵原因。
4. 吸引子:早期系統理論唯一可得到的吸引子是平衡狀態,而複雜科學理論則有各種不同的吸引子(如不動點、極限環及所謂奇怪吸引子)。如上所述突現現象與系統的重新組合,如同複雜系統進入新的吸引子軌道。

「美好的都市,應當是由許多個性不同的村落組成的地方。譬如說倫敦,當地人都會說,倫敦不是都市計畫生出來的城市,倫敦是由上百個村落獨

立生長出來的有機體,才慢慢形成大倫敦的概念。」(韓良露:中國時報「南村漫步」2007、6、21、E7版)

韓良露並非都市或建築的研究者,但是這段文章把都市視成有機體,這與本文強調的城市不是樹和突現理論的介紹,有機體代表的是一種生命的活動,建築物或城市如缺乏人的活動它就變成死寂缺乏生氣,忽視此則不易解釋城市的複雜性、有機性和機能重疊性,或可作為本理論的小結。

### 三、日治時代的西門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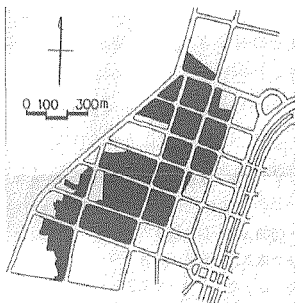
1895年日人來台後統治台灣,第一件工作便是摧毀清代舊有的政治建築,劃定新的行政區域及建設官方建築,象徵舊有政權的瓦解與新政權的力量。對台北城內的建設,初期作為軍事政治用途,不少具權威而現代化的機關建築有組織地依序構築起來,爾後政權穩固才大刀闊斧地推行「都市計畫」及「市區改正」,日人藉由市區改正的方式改善台北市的都市環境,包括建設與台灣傳統聚落不同的筆直街道、增加地方公共建設如學校、郵局、市場等[10]。

日治時期的五十年間,台北市可以說是徹底地改頭換面,新增加的都市機能的確使人民邁向現代化的生活,也見證了新政權在舊城市中的影響,但是傳統台北城的空間特性卻完全不受尊重,這是殖民主義的結果。

艋舺(萬華)、大稻埕之間的西門町街區(日治時代的西門町跟現在我們通稱的西門町街區要來的小)原來是一低窪地區,除了少許農戶就是散亂存在的墳墓地,人口稀少,也就是未成形的街區。或者我們可用老子所言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一種混沌現象,但在此現象中多少也有自組織。日人在城內居住的居民愈來愈多,城內漸感不敷使用,於是臨近的西門町街區首先被考慮移民居住,在1896初期即有新起町市場,後來被火焚毀。1908年日人乃在今址建立西門市場和八角樓(紅樓),並逐漸將西門町街區建成棋盤式街道[8],一方面供應日常生活用品,民生百貨、水果菜蔬,成為日人移居西門町街區的生活中心;另一方面則成為燈紅酒

綠、歌臺舞榭日人娛樂場所地區，雖然始建初期是屬人造型的城市，但隨著都市的主體居民的慢慢經營之，自我調適、自我組織變成一種實現現象，分子與分子的交互作用並不是等於整體，更可能的是大於整體，於是西門町成為台北市發展較為繁華的街區。從樹狀的結構發展成格子狀的街廓，合乎亞歷山大的城市不是樹的說法。「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的「三生萬物」其中「生」就有突現的意味，或可解釋成系統與系統可能是並列並且交互作用的，也可能是層層相疊相套的。也就是半格子狀狀態的城市發展。

日人來台後艋舺和大稻埕(已比萬華繁榮)是漢人聚集的區域，雖有少數日商進入，惟大多數日商在城內經營，西門町卻是日人新聞的專屬日人活動和居住區域(見圖2)，它也可以說總督府政策介入下突現(湧現)出來的，首先將西門外的墓塚遷移他處，整修荒地興建當時規模最大的西門市場。西門町的繁榮係從西門市場開始，西門一帶和城內一樣是店舖住宅密集的日人地區，西門市場又是以日本人為對象的現代化市場(見圖3)。置身於西門町與艋舺和大稻埕的店舖和住宅使覺氣氛迥然不同[7]。



註：(1)本文依據「艋舺理立地分合整理區」繪製，詳【區4-8】。

(2)墨色部分為重劃地區：部分未參加重劃者，係為既成房屋密集，及臺北瓦斯會社所在。

資料來源：黃式達

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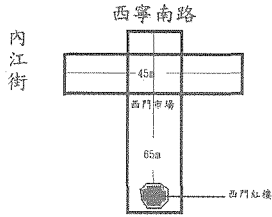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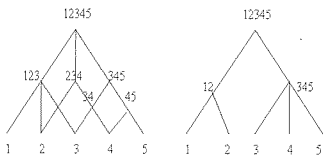
圖3 成都路(長45M、寬65M，室內寬15M)

其中日人居住區分布因素中以交通為最大主因，台北市的中央商業區和政商中心區都在距離中心十分鐘範圍內，二十分鐘的範圍包括周邊商業區大部分和住宅區……越接近市街中心的地方都市性功能也越顯著，故多數日人居住在市中心周圍(附錄地圖1)。日人人口增加，所以座落在市街中心的住宅區就有逐漸外移的傾向，殘存在文武町的官員宿舍陸續遷移到都市的周圍去。都市交通機構基本上受到都市發展動向的左右(多數是跟隨都市發展之後而設)，但是設施完成卻能夠發揮極大的主動作用，反過來左右都市的發展動向，幸町和大龍峒因公車路線的經過而發展迅速即是一例[2]。

日治時期的現代大西門町地區，成為日人的聚集區，西門市場成為各種食品商品的供應買賣中心，從文獻記載可知西門市場除提供一般商品外還有高級商品，且晚上還有夜市，尤其是過年前的這段時期，人潮蜂擁，熱鬧極了(郭中端：1995)，應該是經營成功的市場，或許可說是理性規劃人造城市變成自然城市的範例，研究者認為是第一次自然城市的實現。西門町橢圓形的圓環提供了較開闊的視野，日治時代車輛較少，圓環在地景配置上具有某些景觀和開放式的空間的意義。

1930年代的西門町由突現帶來的繁榮現象，筆者經綜合調察和文獻分析，以西門市場、鐵路交通、公會堂(中山堂)、電影街(劇場)、商店酒館為單位個體(圖4下)，因為經由這些單位個體的交互作用和影響變成一個開放系統，開放系統是一個可與外界交換物質、信息、能量的系統。複雜開放的都市系統，雖然是非平衡系統所形成的混沌，此種

混沌是由系統非線性作用所形成的內部隨機性所引發，出現一種看起來混亂，其實是另外一種有序，如湍流(亂流 turbulence)。此一開放系統正如亞歷山大所說的是半格子狀的結構，使人造城市(圖4右上)變成自然城市(圖4左上)。



1 西門市場 2 電影街 3 鐵路交通 4 商店酒館 5 公會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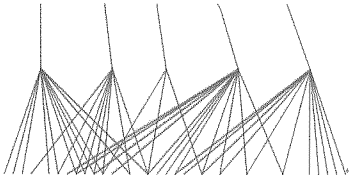


圖4日治時期西門町地區交互影響圖

#### 四、戰後西門市場(紅樓)的發展

##### 4-1 本基地介紹

本案所指的西門市場的範圍包括成都路、西寧南路、內江街及漢中街所圍成的街廓，總面積12093M<sup>2</sup> (3658 坪)。本基地街廓共包括三部份(表1):西門市場、紅樓及市有承租地(見附錄圖1)。

表1

權屬分項	市有土地			總計
	西門市場	紅樓	市有承租地	
面積	8531 M <sup>2</sup>	412 M <sup>2</sup>	1858 M <sup>2</sup>	10851 M <sup>2</sup>

資料來源：許伯元：西門市場更新及再利用案總結報告書，頁2-8

本案基地原262攤商，經數十次協調，終於2001年動工，2002年完工，本案經費計約3億5千萬，將老舊窳陋地區更新轉化為新型態多元商本

案都市更新在順利平和下順利拆遷，建築空間為臺北特色空間，惟商家為過去攤商，對於現代化經營和行銷能力不足，由臺北市市場管理處予以輔導，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並協助舉辦活動洽商圍商業空間，希望藉由活化地區商業活動，帶動附近地區繁榮。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上海青幫老大陳惠文接手經營，把二樓改成撞球場；1952年，紅樓成為說唱藝術和雜技表演場，也演過越劇、國語話劇；1962年，改為放映電影，最早以黑白武俠片為主，後來改映外國片，因票價低廉，特別受年輕學生歡迎。1980年以後，因版權限制取消二輪片，紅樓改演國片，漸漸淪為色情片放映場所，加上社會進步、科技發達，國人娛樂習慣改變，紅樓逐漸喪失昔日光彩。

西門市場、紅樓戲院(在西門町紅樓戲院只是三流戲院)在中華商場未拆除前，中華路兩旁靠著好幾條路橋聯繫著，人車分離、動線分明，人潮洶湧、商機無限。1960年代到1970年代(1950~1960年代已開始繁榮)是最熱鬧的時代，經過中華商場你會看到三層樓高的商場上，十幾公尺高的霓虹燈方塊形廣告，入夜後霓虹燈閃爍其間，五顏六色，一眼望去令人目眩神搖，使人興起不得不來此一遊的綺思。此時正值台灣經濟起飛，雞生蛋、蛋生雞，呈現複雜科學自我組織「突現」(emergence)現象，「系統的整體會大於組成分子的加總，而整體形態所呈現的結構與秩序是在組成分子互動下所產生的。」[12]，如以亞歷山大的半格子狀態來解釋(圖4)，也就是呈現包括交集、聯集關係密切的互動網，不管是個體間的互動或整體與局部的互動，這段期間西門町的繁華不斷的湧現，可說是獨步全台的中心商業區(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也是全台灣民和外國觀光客必遊之地，研究者以為這是第二次半結構狀態自然城市的突現，西門市場也含在內。而東區此時含苞待放還未真正興起，甚至到1980年左右還算熱鬧，但隨著該地區鐵路地下化(這之前因鐵道就在商場旁，只要火車經過柵欄放下，也影響車輛的通行，有時時間拖得蠻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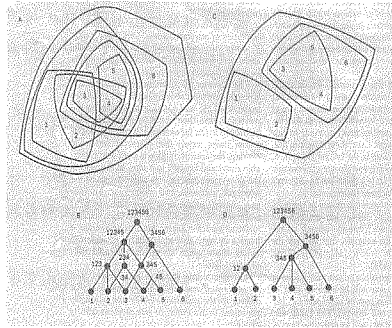


造成交通阻塞。)興工之中又造成另一種阻塞,霓虹燈在中華商場未拆除前(1992年正式拆除)也已先被拆卸(是否是安全的原因?)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不再,似乎也預告西門町的繁華將褪色,人潮漸減,影響了西門町的商業行爲,再方面附近的理教公所(西本願寺),居民又被遷離,依賴西門市場的消費人口大減。東區在此機會下,趁勢發展慢慢蓬勃起來,這樣一進一停讓西門町逐漸走向沒落。

捷運系統開通後的西門町似乎也慢慢繁華起來,捷運西門町站是台北捷運系統進出人潮不少的車站(前三名),但人潮似只走向成都路以北的西門町地區,西門町也成爲台北市青少年駐足留戀地區,來台不多的觀光客(比起其他國家人潮洶湧的觀光客,台灣的外來觀光客和政府所花費的觀光行銷經費,實在不成比例,是一種負成長。)也願意到西門町一遊。1997年,紅樓經內政部正式公告爲三級古蹟後,台北市民政局委託古蹟專家李乾朗完成《台北市西門紅樓調查報告》,作爲修復工程的基礎。2000(89)年7月22日西門市場(紅樓)因大火過時走向更新,爲塑造西門地區整體都市景觀,維持西門市場歷史意象,市政府乃參考美國波士頓昆西市場(Quincy Market)更新成功案例,以原有歷史性建築物整建再利用方式辦理,並結合西門紅樓古蹟再利用後之說唱藝術館及西門地區周邊之重大建設進行整體規劃利用(見附錄二),更新工程第一期工程推動順利,並已於2001(90)年8月26日順利開工,2002(91)年7月開幕使用。

「建築的生命變遷就像人一生的生命週期一樣,在不同的時期,可以有階段性的改變,發揮不同的功能,使每個時期展現不同的風貌與神采,而不是一閃即逝。」[1]再利用即是將建築物的風采在每一時期發揮至淋漓盡致。建築空間的再利用就是將舊與新之間作連結,由舊轉換到新不是拆除重建的取代,是一種高難度的創造,並非傳統古物保存的經驗,要求新的視野與承擔、新的價值訴求。更新維護後西門市場(紅樓)紅樓改成劇場、電影博物館由紙風車文教基金會經營,只要有活動也會有曇花一現式的熱鬧,但十字型和L型的賣場商店

經營卻不見起色,當然商家不具特色,在此競爭的社會可能也是難以獲得顧客青睞的原因。但整頓規劃過的西門市場(紅樓)所顯現的是獨立整齊的建築物,看起來是比以前美觀多了,卻變成了亞歷山大的樹狀結構(圖5),人造城市的現象,原來與周遭環境關係密切的互聯網不再或許才是主因。



資料來源：亞歷山大城市不是樹：1965

圖 5

#### 4-2 亞歷山大城市不是樹

以下兩圖是參考亞歷山大圖1、圖5所繪製的半格子(自然城市)和樹狀(人造城市)結構圖,用以說明西門市場所呈現實現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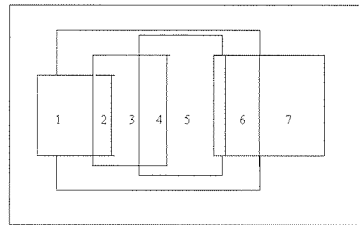


圖 6 A、B 半格子狀態

#### 1. A、B 半格子狀態(圖 6)

##### (1)中華路繁忙的交通、捷運系統

中華路是台北市最繁忙的交通地區,公車通過中華路的巴士有上百條路線,帶來大量的人潮,火車經過長條形的中華商場,讓

外地旅客體會出中華路的繁忙現象。

- (2)大西門町地區(附錄圖2)漢口街、康定路、成都路和中華路圍成的大西門地區，是當時整個台灣最熱鬧的 CBD，有最多的電影街戲院。成爲國內外遊客觀光旅遊必經地區。

1、2 是連成點線而成爲實現的地區

- (3)紅樓(地圖2，附錄圖1)：從撞球館、戲劇、說唱藝術和雜技表演館到二流電影院，每個階段擔負不同的任務，也是從日治時代開始原來的舊西門町代表性建築物。

- (4)西門市場：成爲南北雜貨、鮮果菜蔬、日用貨品的供應中心。

- (5)外圍 L 型大樓、原臨園市場：第一賣場、外圍大樓和原臨園市場雖然髒亂，但人潮多也是西門地區的日常生活品供應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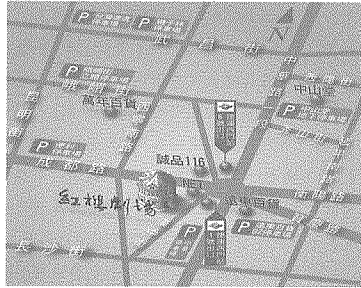
3、4、5 連成一塊街廓，也是造成突現區塊所在。

- (6)原中華商場、人車分離的陸(天)橋、西門站：原中華商場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三層樓高的八棟大樓，從大陸撤退來台的移民，販賣南北各省雜貨飲食、衣飾皮包、鞋類用品、錦旗獎杯、功夫雜耍、民間藥草、棋館命相和照相器材等應有盡有，原中華商場宛如包羅萬象的百寶櫥窗，也是神遊故國的小縮影。

長條形的中華商場類似未來派機械型的建築，有交錯的陸橋和交通動線，整座中華商場猶如置身在車陣大潮中，但人車分離藉由陸橋連結，行人遊客往來無礙。捷運板南線通車後西門站成爲搭乘公共交通運具最好的方式之一，也是大西門町地區成爲青少年聚集遊樂的所在。

- (7)理教公所原來群眾小村落居民：以大陸移民爲主的居民群眾在此，造成小村落型的聚落，中下階層居民群眾的突現狀態結構。

1、2、3、4、5、6、7 連結在一塊造成 1960~1980 年代(1975 以後漸顯衰落)繁榮突現的景觀。



資料來源：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圖 6

#### 1. C、D 樹狀結構(圖 7)

- (1)中華路的交通、捷運系統：鐵路未地下化之前只要火車經過則影響中華路的交通，等待紅燈的自動車輛停留時間甚久，鐵路地下化施工期間造成交通不使人潮減少，另外捷運系統施工期間亦同。

- (2)大西門町地區：都市更新引進「行人徒步區」觀念，以及行道樹種植、休憩坐椅的安排和公共藝術品設置等，初期的效果並不太明顯，經慢慢改進才漸有起色，西門町成爲日、美、韓等異國和本土文化的合成地區，遊客也以青少年爲主。

1、2 交通動線被破壞，加上腹地有限：又因東區的興起使西門町由盛而衰。

- (3)紅樓：變成電影文化館，屬台北市文化局主管，由紙風車文教基金會負責經營

- (4)西門市場 由市場管理處負責，因著重限制性的管制策施，經營效果不彰，最後關門停止營業。

- (5)外圍 L 型大樓、原臨園市場：只剩下許商家在經營二樓部分幾乎停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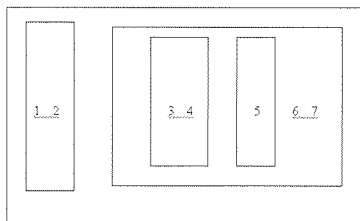
3、4、5 經過更新修復後，雖然建築變的整齊美觀，但破壞原來半格子狀態的突現狀態。

- (6)原中華商場、人車分離的陸橋、西門站：原中華商場的拆除(1992)，老戲院的凋零停業，造成西門町突現生態文化的改變。代表

西門圓環意象的公園以及其中的鐘塔的拆除，是令人傷感的改變，就筆者調查漢中街這邊的西門站出入口人潮出入就比另外一邊的人潮來的少。

(7)理教公所原來聚集小村落居民：因政府收回土地，原來群眾的中下層居民，巷弄鄰里相聞、守望相助的村里社區結構被破壞。

1、2、3、4、5、6、7 等原來的實現狀態，變成不相聯或不包含的樹狀結構。



註：以上的說明是參考亞氏的圖形(圖1、圖5)，但經筆者整理增加半格子狀態和樹狀結構的圖形，變成7項來加以說明。

圖 7 C、D 樹狀結構

## 五、結語與省思

### 5-1 研究成果

一百多年前未開發前的西門町地區可說是混沌未形的狀態，屈原「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問)，老子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沃德羅普在《複雜》一書中〈整體的視野〉中提到：「宇宙從大霹靂(Big Bang)後的混沌開始，從此之後如熱力學第二定律失序分裂腐敗主宰著整個宇宙，然而宇宙仍然設法產生了不同的結構」「混沌邊緣是停滯和混亂之間不斷變動的戰鬥區」[14]。在失序中又產生某種結構，或可做為解釋。1895年日人統治台灣，然後由日人加以規劃慢慢成為街區，所謂「城市影響人，人也影響城市」由於人的居住和經濟、商業行為，使此一街廓造成實現，規劃初期的樹狀結構也演變成半格子的結構狀態。由於都市的發展是相互影響的是非線性的，它有局部之間的互動，也有整體與局部之間的交互

影響具有濃厚的複雜性，所以繁榮或衰退也是正常的，如何經之營之成為永續的發展，西門市場與紅樓的再利用，則有待各方面的認同和努力，做為一個都市或建築的專業學者，我們必須有一個信念，規劃並非不可行，但透過由下而上完整周延的民眾參與規劃，已是不變的準則。

研究者認為西門町地區有兩次實現如下表(表 2)：

表 2 西門町西門市場與紅樓的實現

時間	年代	實現情況
第一次實現	1930 年代	日人為主的生活百貨和娛樂中心
第二次實現	1960~1980 年代 (1975 以後漸顯衰落)	全台有名的 CBD 也是具國際聲譽觀光旅遊點

實現照霍爾的說法是有一種隱形潛在的奇怪吸引力，它有時很難以具體的文字加以描述，它只有發生在開放的系統，局部或個體與整體相互影響下才會發生，它有時是弱的實現，有時是強的實現。

### 5-2 省思

1. 有了兩次的實現到底有無第三次實現發生？就筆者的觀察和調查，成都路以北的西門町地區，是有第三次實現的發生在醞釀發展中，但在文化地景上卻與早期的西門町有很大的不同。這十年來的西門町已變成青少年遊藝玩樂的地區；又在全球化的影響下，西門町的青少年文化又變成哈日、哈韓、哈美文化是合成文化的天堂，很可惜第三次實現卻還未見很強的聯結發生在西門市場與紅樓，如何使第三次實現出現，仍有待各界的努力。
2. 珍雅各(Jane Jacobs)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一書中反對霍華德田園城市和科比意現代城市觀的都市計畫，破壞了傳統鄰里守望相助、相互照顧的社會人文精神；並應多關照弱勢族群，對窪區地區、社區的改善不是橫加規劃即可，此點不能不注意之，台北圓環、西門市場、高雄六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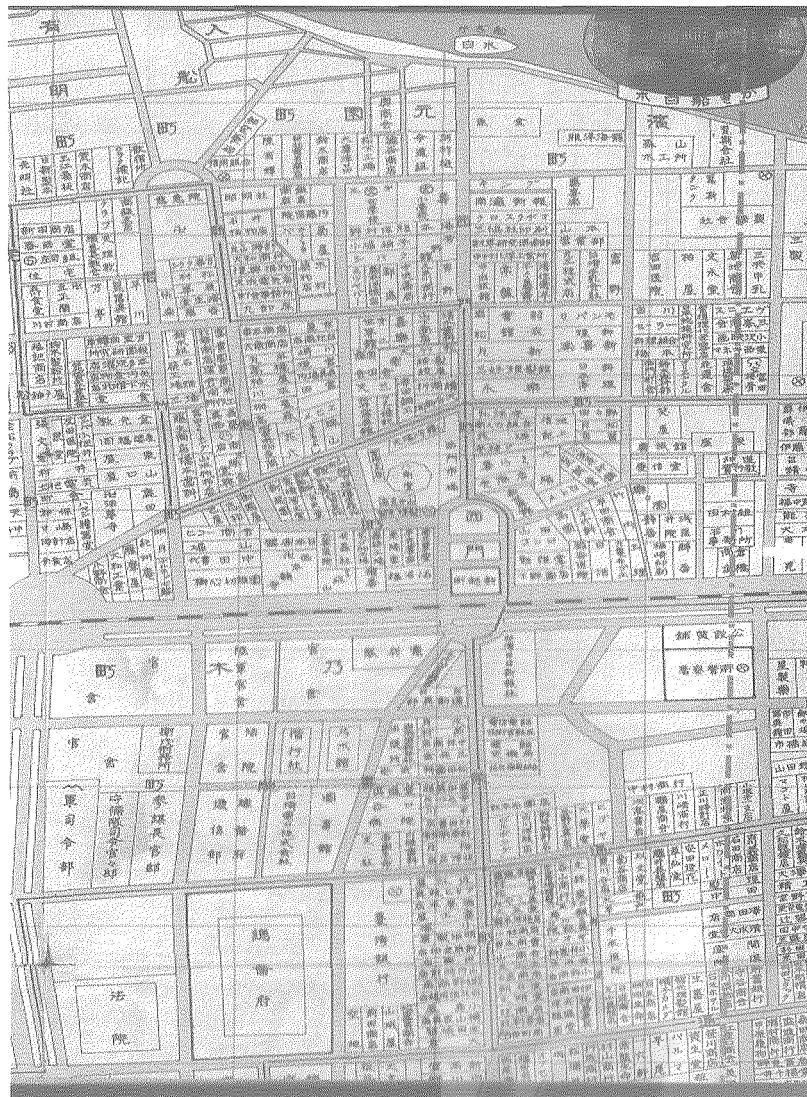
夜市由盛轉衰，就是破壞自然城市變成樹狀結構。

3. 都市計畫、都市更新或建築保存與再利用，把舊有傳統社會結構破壞，如何使之再生或重新塑造新的社會結構，做為建築或都市規劃的學習者，應堅信規劃是可行的，公部門可扮演觸媒催化作用，注意「由下而上」但非形式上、表面式的溝通，政府與民眾的合作與否是影響成功的主要因素，吾人不能不注意之。

## 六、參考文獻

1. 王忠君，〈萬種風情 再現生機--閒置空間再生的契機〉，《文化視窗》，28期，頁14-17，2001。
2. 西村睦男，〈台北市地理學研究：日據時期〉，《思與言》，第23卷，第3期，頁3-34，1985(1939)。
3. 吳秀璋，〈道的科學性從混沌論與複雜科學來談老莊自發之道的科學性〉，南華大學第一屆比較哲學研討會論文集，頁55-68，1997。
4. 汪禮國，《細胞自動體模式與都市空間演化》，台北：中興大學都市計畫所碩論，未出版，1997。
5. 夏鑄九，《理論建築--模式語言及非正式營造系統的認識論批判》，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叢刊02，1992。
6. 郭中端，〈台北市西門町今昔滄桑史話〉，《台北文獻》，直字111期，頁109-119，1995。
7. 葉龍彥，〈西門町電影街之形成〉，《台北文獻》，直字119期，頁155-186，1997。
8. 葉龍彥，《紅樓尋星夢西門町的故事》，台北：博揚文化事業，1999。
9. 黃武達，《日治時代台北市之近代都市計畫》，台北：台灣都市史研究所，1997。
10. 傅朝卿，〈建築的政治觀-臺灣日治時期政府建築之政治意涵〉，《建築師》，5期，頁101-103，1994。
11. 賴世剛，《修訂綜合發展計畫-都市結構部門》台北市都發局，1996。
12. 賴世剛，《都市複雜與規劃-理解並改善都市發展》，台北：磨氏書局，2006。
13. 賴世剛，《道與複雜：中國與西方科學的對話》，講義，2006。
14. 沃德羅普(Waldrop)，《複雜---走在秩序與混沌邊緣》，齊芳蘭譯，台北：天下文化科學人文系列，1994。
15. 哈肯(H. Haken)著，《協同學》，徐錫中等譯，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84。
16. 約翰·霍蘭(John H. Holland)，《隱秩序---適應性造就複雜性》，周曉牧、韓譯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17. 約翰·布里格思(John Briggs)、戴維·皮特(F. David Peat)著，《混沌七鑑---來自易學的永恆智慧》，陳忠、金緯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
18. 珍妮各(Jane Jacobs)，《偉大城市的誕生與喪亡》，吳鄭重譯，台北：聯經出版社，2007。
19. 開文林區(Kevin Lynch)，《都市意象》，宋伯鈞譯，台北：台隆書店，1881。
20. 葛雷易克(James Glick)，《混沌---不測風雲的背後》，林和譯，台北：天下文化科學人文系列，1991。
21. 普利高津(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混沌中的秩序》，沈力譯，台北：結構群出版社，1990。
22. Christopher Alexander, "A city is not a tree", Architectural Form, Vol.112(1,2), P.58-61, 1965.
23. Jeffrey Goldstein, "Emergence as a Construct: History and Issues[J]". Emergence, Vol.1(1), pp.49-72, 1999.
24.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American Cities, Jonathan Cape (London), 1962.
25. 珍妮各(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金衛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26. John H. Holland, Emergence—from chaos to order, Brockman Inc., 1998.
27. 約翰·霍蘭，《湧現：從混沌到有序》，陳禹等譯，上海：上海出版世紀集團，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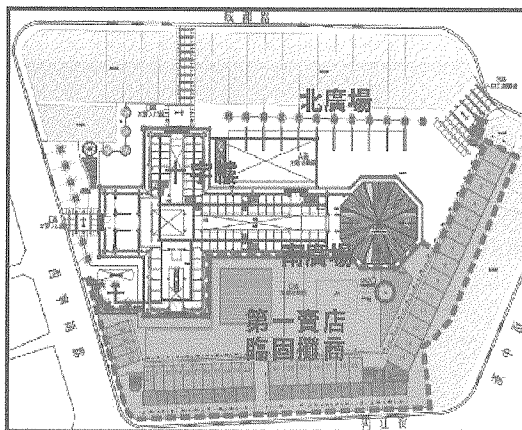
附錄



資料來源：紅樓尋星夢，頁15

附錄圖1 日治時代西門地區地圖

混沌與突現在西門市場(紅樓)-城市不是一棵樹  
張松田 賴世剛



資料來源：李乾朗

附錄圖 2



資料來源：李乾朗

附錄圖 3

